

乡村集体经济与社区慈善的互促共生

谢琼

社区慈善是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工具。其终极目标并非简单的资源搬运，而是通过邻里互助、协同合作，提升居民的归属感与社区凝聚力，构建兼具治理韧性与民生温度的现代社区共同体。当前，我国农村正面临日益凸显的民生结构性矛盾：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青壮年外流带来留守儿童关爱缺乏、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难题。当传统的行政兜底与单纯的物质帮扶已难以应对这些日益复杂的挑战，慈善力量能否在此处有所作为？

摆脱养老与留守儿童困境，核心是重塑社会联结。农村老龄化与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是社会关系断裂与情感缺失。社区慈善通过搭建邻里互助、代际互动的平台，将原子化的老人与儿童重新编织进乡村关系网络。当村民在慈善参与中感受到“这是我们的家园”，慈善便完成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升华。例如，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统筹农村幸福院等存量资源，修建村级养老服务综合体，并让高年级困境儿童与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共同担任“小老师”，设置代际互动环节，让“一老一小”在同一片屋檐下增进联结，找到归属。

赋能乡村发展，核心是激活内生动力。社区慈善的核心在于“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强调“由社区生发”。社区慈善通过为乡村赋能，唤醒村民技能、邻里情谊等潜在资源，推动村民从被动受益转向主动参与。这种内生动力的激活，正是乡村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社区慈善与乡村集体经济产生深层联结的起点。乡村集体经济与社区慈善相互嵌套、彼此成就，共同作用于乡村治理生态。

集体经济可以是社区慈善的“源头活水”。乡村集体经济为社区慈善提供了稳定的内源性资金池。例如，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桐林社区将集体经营性收入按比例注入社区慈善基金，专门用于助老、助学、助困，使慈善从“靠天吃饭”的外部捐赠转向“细水长流”的内部循环。这种“集体反哺慈善”的模式，不仅增强了慈善的可持续性，更让村民感受到“社区慈善用的是集体的钱，办的是大家的事”，从而提升对社区的认同感。

社区慈善是集体经济的“社会基础设施”。发展集体经济如果只追求指标，容易出现“富了口袋，空了人心”的问题，甚至会因分配不均引发内部矛盾。社区慈善通过柔性关怀和互助行动，为集体经济营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慈善项目可精准对接产业链上的弱势群体，如为参与农作物种植的留守老人提供意外保险，为合作社务工的留守妇女提供儿童托管服务，从而稳定集体经济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慈善活动本身所倡导的互助、信任、共同体精神，正是集体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金华村以社区慈善基金为纽带，推行“五金”保障与“五善”理念，将慈善元素融入村规民约，化解了农村人际关系松散化的问题，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社区慈善要在乡村形成良性循环。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区慈善的重要资金来源方和合作伙伴，与村“两委”、社会组织、村民代表共同组成决策机制，确保慈善资源真正用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同时集体经济的发展也能从慈善营造的良好治理生态中获益，形成“集体经济发展-慈善资源增加-民生改善且凝聚力增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良性循环。更为理想的模式是：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将全体村民的基本福祉纳入治理框架，以集体福利制度承接部分原本由慈善承担的补充保障功能，让邻里互助成为和美乡村的有机组成要件。

发展乡村社区慈善，切忌简单照搬城市模式。城市社区的慈善实践依托专业社工机构与完备的公共服务资源，而乡村更应发挥村“两委”统筹作用、乡贤带动效应以及本土社会组织的内生力量，邻里互助、乡情回馈本身就是广义慈善的重要内容。推动集体经济与社区慈善融合，要尊重乡村本土逻辑与治理传统，涵养文明乡风。可通过评选“慈善之星”、发掘村史中的慈善文脉，推动慈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把分散的个体重新凝聚为情感共同体，助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乡村图景。

（本文来源：公众号“中国社会工作”2026年10月23日，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